

# 古代石刻叙录(三)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## 2 碑刻

碑的名称始见于东周，不过当时的碑主要为庭院中祭祀时拴牲口，测日影和墓葬下棺时置辘轳之用，与现在的碑完全不同。刻文纪事之碑最早见于东汉。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云：“后汉以后始有碑文，欲求前汉时碑碣终不可得，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”。到东汉桓帝、灵帝时，建立墓碑蔚然成风，到目前为止，这类碑刻（包括残石）已发现三百余通。

墓碑由碑首、碑身、碑座（亦称碑趺）三者构成。碑座有趺眼，碑身插在趺眼内；碑身多为长方体形状；碑首即碑身顶部（又称碑额），主要有晕首和圭首两种形式；在碑身和碑首之间常有穿眼，是东汉前实用碑之遗留。汉碑的字体以隶书为主，笔画波磔分明，蚕头燕尾，方整、流利、奇古是其三大特征。其文体多是前叙后铭似骈文又似散文，叙文多溯商周世系以考究姓氏。汉碑对于考经、补史，文字溯源，文章体制和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。

碑版的特点是可以响拓，但由于宋代不太重视碑版研究，真正宋拓珍品绝少，尤其是汉碑，至今无见宋拓，一般号称宋拓者，多为明早期拓本。到明末清初考求碑版者逐渐增多，至乾隆、嘉庆更加兴盛起来，所以碑版精拓多在乾隆以后。北京图书馆收集这时期藏品比较丰富，现择其主要者略加介绍。

(1) 袁安碑，篆书，文十行，行十六字，每字皆有界格。不知何时，每行下各损一字，现存每行十五字。碑穿在五、六行之间第七、八字处。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年三月题字。汉和帝永元四年(92)造。在河南偃师。不知何时出土，后在河南偃师西南辛村牛王庙中作香案，碑阳向下。一九三〇年夏，一个小学生发现案下有字，随之响拓。拓片售出，引起重视，一九三四年，把碑移至县城。后又佚，解放后重新发现，方得到妥善保管。

袁安，《汉书》有传，章帝时(76—88)任河南尹，在职十年，颇能体察民情。他说“百姓饿困，长何得食谷”，“大雪，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”遂举为孝廉。碑文与《汉书》记载颇有不一，马衡和容庚先生曾做过考证，如：袁安就职河南尹之年月应以碑文为据，可补史书所缺；碑云“永元三年以孝廉除郎中”，《传》仅说后举孝廉，未言“除郎中”，碑云：“四年十一月除给事”，亦为《传》所无等等，这些都为史学提供了重要资料。此碑与袁敞碑文如出一手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卷轴(长140,宽69厘米)，首行“袁安召公授”等字，仅右半损，为初拓本无疑。右下角钤：“郭玉堂摹拓金石文字”印，穿中钤：“偃师县县立第十三初级小学校之钤记”印。

(2) 祀三公山碑，又名大三公碑。汉元氏有六大名山，三公山是其中之一。《汉书·郡国志》常山国元氏注云有“三公塞”，即此三公山碑。三公山碑有二。《隶释》云“存其文六百四十余言”，字为隶书，额旁又有“封龙君”，“灵山君”六大字，立于光和四年(181)，并提到冯巡。而此碑无额，碑文仅二百字左右，是篆书兼隶意，碑云冯君而非冯巡，建于汉安帝元初四年(117)先于上述隶书《三公山碑》，尤为宝贵。此碑，诸家著录为乾隆甲午(1774)元氏令得于野坡。马子云先生据故宫博物院藏品考订此石未曾埋入地下，康熙时已有拓本。此石虽有剥泐不可识者，仅数字，历代金石家、校讐家，对不可识者皆有考证，顾广圻《思适斋》跋云：“第三行‘鬲’下

‘谛观是并’之‘并’字”，黄易亦释为“并”，而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却释为“我”字。此碑内容，系祷祀三公山神以消除天灾人祸，求得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使其百姓安居乐业，太平无事。

碑文系篆书，实际上是由篆入隶之作，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。其中“屨”字尚有草篆之意，书法劲古与开母、少室诸刻石相似，清代书法家多有摹仿，尤其是篆刻家十分重视学习此碑书体，邓石如、齐白石等人多习篆其文。

最早拓本是“熹”字下无石花，为清初拓本，乃姚伯昂旧藏，有郭尚先跋语和释文。北京图书馆收有整幅拓片（长150，宽69厘米）系淮阴陈伯衡旧藏并题签“旧拓汉祀三公山碑”及“熹字四点不损”，钐“伯衡”印，钐“湖海楼”，“淮阴陈锡钧伯衡考藏金石文字记”，“淮阴陈氏”及阴文“伯衡珍藏”和“伯衡”等印，此为乾隆拓本。

(3) 裴岑纪功碑，隶书，文六行，行十字，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八月(137.9)刻石。清雍正七年(1729)岳钟琪曾得此石，后置入将军府，十三年又移入新疆巴里坤(伊犁)关帝庙前。此石上锐下宽，远望如同石人，故当地被命名为石人子。其字已模糊不清，只有精拓本尚能读出。内容是燉煌太守裴岑带领部将三千，征讨呼衍王，克敌全师，为平定西域，镇守边疆做出了成绩，故纪功勒石；但《汉书》未记载，可补史缺。

因新疆离内地遥远，故真拓本不多。比较有名的摹本有三种：一是刘氏本，在新疆巴里坤；次是长洲顾芦汀本，重刻于济宁学宫；再是申兆定刻于西安碑林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有两种好的整幅拓本，一为卷轴（长106，宽48厘米），为潘康保旧藏，由冯桂芬于同治五年(1866)夏日，引首隶书题：“汉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”并钐“臣桂芬印”。莫友芝于同治庚午(1870)暮春到湖北，应潘谷之请，做了释文(释文从略)并考证说：“此石在巴里坤关，中有三、四伪本，而此真石之旁即刻一极分

明之伪石。往往身历塞外仍携贖物以还，故金石家于此刻多惘恍之言。然其戈头刻字不主，故常纵恣天真，洞心骇目，贖本虽多直无一笔似者，第四行‘疾’，覃溪释作‘灰’，以为‘灾’字误，观全碑字界可知，末行‘海’字，伪本作‘德’，由不知西域古以为西海也”。末钤“莫友芝图书印”，右上角钤“同治甲子潘康保三十七岁后所得”，右下角钤“秋谷审定”，“潘康保藏商周秦汉六朝文字”，“潘秋谷所得金石书画”，“替□鉴藏”等印记。

二是顾千里旧藏整幅拓片(长 106，宽 48 厘米)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，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。以上两种均为岳钟琪获石后拓本。

(4) 景君碑，全称“北海相景君铭”，隶书，文十七行，行三十三字，额篆书题“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”十二字，以韵文载事，故额曰“景君铭”。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八月(143.9)，建于山东济宁孔子庙。

碑阴分为四列，前三列各十八行，行十至十二字不等，惟第四列只有二行，行四十二字。前三列为督邮，督盗贼，议吏，书佐，骑吏，行义，修行等官爵题名五十四人，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。碑版上锐下方，穿居其中，此为诸生服义所立，故不载其名。先书卒年，不书族系邑里。词曰诔，诔后又有辞曰，并用兮字做助声词。铭词二首，分别刻题名于前后，是汉碑少见形式。在汉刻石中除摩崖外，此为最古。

此碑拓本，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云：“漫灭多不成文”，洪适《隶释》所载仅缺廿八字。清朱竹垞说：碑词漫漶和欧说相同，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说碑漶漫，不可见者二十三字，大致和洪适所说相同，由此可见，世间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旧拓本并行，即漫漶多的为原石，字多的为复刻本。内容是门生故吏叙其一生政绩。书体介乎篆隶之间。梁启超于其拓本题跋说：“前此刻石若‘祀三公山’，若‘是吾碑’等，其推轮也。篆之蜕而未化者也。景君铭立于汉安三年，全

碑阳、阴垂及千字，可谓隶石不祧之初祖也。已其书势，犹合篆意，抑又可见祖之所自出也”。它在汉隶中确是另有风度，为研究汉隶源流提供了资料。碑文用字，古今杂用，许多异体和别体又将研究文字提供方便。

最早拓本是“商人空市”之“市”字尚存大半之明拓本。北京图书馆藏有顾千里旧藏“残伪易心”之“残”字无损的乾隆拓本，额（高44，宽25厘米），阳（长61，宽72厘米）、阴（长151，宽77厘米）俱全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，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(5) 武班碑，全称“敦煌长史武班碑”，隶书，二十二行，行四十字。其文字多磨灭，早在宋时其碑文已缺十之八、九。额隶书两行题“故敦煌长史武君之碑”九字，前行五字，后行四字。碑阴为“武氏碑”三字，刻于穿之下，字极大和原石非同一体，颇似六朝人笔意。此碑乃史恢等人为追思武班功迹，于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二十三日（147.4）立，今在山东嘉祥县紫云山。汉碑多是门生故吏所立，只此碑和柳敏碑乃同僚所建，是汉碑少见之制。《金石录》、《集古录》皆有著录，欧阳修未曾见额，故只题“汉班碑”，不著其姓。清朝黄易于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年）到山东嘉祥县，从紫云山访得石室数处，获见画像二十余石，武氏石阙铭及断石五块，经黄易考证，确定为“武班碑”，遂修葺堂室以储存。对于此碑书者，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说：“武班碑铭词与后衔皆提行书之，衔名之末有云纪伯允书”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云：“严祺字伯鲁隶书，今不见此文久矣。”洪适《隶释》载“是碑末云纪伯允书此碑，下乃云严祺字伯曾，曾鲁二字未知孰是，然验其文势则书者纪伯允而非严祺也。”因“纪伯允”三字上有缺文，而今“纪伯允书此碑”六字已不可见。“纪”字是否其名，伯允是否其字，还有待于考证。

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，略有剪裁（长98，宽56厘米）并有额（长55，宽26厘米）及阴（长70，宽22厘米），钤“顾氏

所收石墨”，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还有梁启超的旧藏卷轴（长 173，宽 91 厘米）并额（长 50，宽 40 厘米），有张荣光题签并题字“百年前拓本也”。钤“张荣光印”，“寄古阁金石文”，“饮冰室藏金石图书”等印。二者皆为乾隆拓本。

（执笔人：张聪贵）

## 语文工作者的良友

——介绍《语文战线》月刊

打好语文基础，是掌握现代科技知识，从事各项社会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如何教好语文，学好语文呢？这里可向读者介绍杭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《语文战线》月刊，它可成为你的良友。

《语文战线》是以中学语文教学为主，兼为其他语文工作者提高语文水平的普及性刊物。它的内容新颖，既有较好的知识性思想性，也有浓厚的趣味性。近一年多来，《语文战线》所发表的“语文教学教法示例”，“《雷雨前》的八种教法”，“议论文教学专辑”，“说明文教学专辑”以及“高考之友”等内容，材料丰富，虚实结合，以实论虚，对语文教师钻研教材，安排教学，颇有启发；对学生进一步复习巩固语文知识，扩大知识面有显著的效果，得到了读者的好评。

语文教学中如何发展学生的智能，是当前语文教师关心的问题。《语文战线》编辑部对此十分重视。在今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他们邀请国内部分特级教师、语文教学专家在杭州召开了“西湖笔会”，着重讨论了发展学生智能的问题。《语文战线》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，进一步与广大教师和读者一起来探讨。

《语文战线》编辑部最近还组织力量，编选了一套适合初、高中各年级使用的“习作例文”。“习作例文”由全国通用教材中学语文编写组审阅，于该刊连续刊载。“例文”选自近三年来出版的各种书籍报刊，内容新鲜活泼，文章短小精悍，语言浅显明白，便于学生直接模仿和借鉴。为了适应教学需要，“例文”还编配了单元提示和思考练习，按初中到高中各年级的顺序，相应地编成五辑，将于《语文战线》今年第八期到十二期，依次刊完。《习作例文》对于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将是十分有益的。愿《语文战线》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· 余 安 ·